

校园经典小说选

那天不再回家

高建英
◎ 编著

暖暖的灯光下

情人烫人的目光下

什么冰冷

压抑都被融化掉了

对于我来说

哪样也不能放弃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校园精典小说选

那天不再回家

高建英 主编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校园经典小说选/高建英主编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
人民出版社, 2005. 11
ISBN 7-204-08159-5

I. 校... II. 高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
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39190 号

封面设计:张娜
责任编辑:乌恩其

校园经典小说选
高建英 主编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)
邮编:010010 电话:0471-4972059
三河市长虹印刷厂
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开本:850×1168 1/32
印张:98 字数:1300 千字
ISBN 7-204-08159-5/I·1727
全 14 册 定价:417.68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)
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

内容简介

因所处的环境不同,所以他们的追求也不同。

不同就是精彩,生活也是一样。

雨杰常说“世界是美好的,人们是善良的。”对此我很无奈。



1

可能老妈说的对,沈雨杰也觉得自己的大脑有些问题,对任何事情都没了兴趣。《北京娃娃》应该是很适合他看的,可他却挣扎着看了三分之一,就再也看不下去了。可能是因为那个叫沈浩波的说韩寒的《三重门》和《北京娃娃》比起来,在文学意上简直是小儿科的哑哑学话,当时就骂起来,“从哪冒出个沈浩波,就算你也姓沈,我也还是要骂你,你什么东西!”

其实沈雨杰是个很爱评价别人的人,可却不知该如何去评价春树。不能单纯说他贱,造成她贱的原因是她感情很丰富,她本不该生活在这个虚伪的世界上,他很喜欢韩寒、王朔,却永远也做不到他们洒脱。他对生活没有半点激情,他很想有激情。他本来是很有激情的,就像他自己所说的“我的心里就好像一团火,足以代替太阳来照亮这个世界的一团火,然而我却遇到了足以将太阳浇灭的凉水,于是这世界就真的没了太阳。”

又是最后一桌,沈雨杰总是很奇怪这件事,自己一直都不是个子最高的,却每次都被分到最后一桌,而且是一个人。到现在为止,他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,“一个人,一张床,一包烟,一瓶饮料,便能挨过那寒冷的冬天”。他很怕冷,怕不能睡觉时却困的睁不开眼,然而这两件事却总是伴随着他。

流浪日记

“我出来了,在街上,我只想说我恨你们,又是一个人,我越是冷越恨你们,越是饿越恨你们。夜很深了,可马路上的车还是那么多,今天什么日子?情人节?我露宿街头,很好啊!一个保安总他妈盯着我看,他一定把我当成乞丐了。唉!我该怎么办?不可能因家,没带身份证,真他妈点儿背。啊!我受不了了,脚起了泡,我好冷,什么时候才能到明天?快点吧。很过瘾吗?警察千万别找我麻烦,我什么证件都没有,屁股底下的报纸被风吹的老是响,好饿!明天快来!我讨厌这里。有人说话,我好恨



那天不再回家

你，恨死你了。都他妈什么时候了，还有人说话，也许我该走了，就这样流浪，哈哈！我没哭出来，很好啊！我更加的坚强了。哈！韩颖，你不要怪我，我离开你是因为我不能给你带来快乐。妈！你好可怜，我一定会让你好过的！爸！我不会原谅你的，你心很好是吗？你一次电话都没给我打，嘿嘿！没人打搅我，只是饿，肚子呱呱叫，明天快来到，我已受不了，有人在吼叫，吓了我一跳，脚上起了泡，现在几点了。”

爱到尽头，覆水难收。我不孝，他们都不理解我，一定不能回家。哈哈，好冷，冷啊！好想吃饭。太突然了，一点准备都没有就出来了，大过年的……。

沈雨杰又看了一遍离家出走那天夜里，在复兴门地铁口写的这篇日记，心里好想笑。那天晚上遇到的事情真是够刺激，只带了一百块钱，还被人骗走五十。

2

事情是这样的，在大年初一早晨吃过两个饺子后，他就和家人吵了起来。这件事本和他没有什么关系，但到后来却发展到他差点用菜刀将其姑夫给砍了，具体谁的错，不用去追究。因为不管他自己怎么想，别人都认为错的是他。

到六里桥天已经黑了，冬天，天黑的早，但时间还不算晚，于是沈雨杰便天真地开始找工作。路边的广告，店铺玻璃上贴的招聘，就这样一边走一边看，可到最后他一份工作也没找上。说实话有些工作他是能干的，比如说在饭店里当服务生，这年头的服务生已不只是女生，男生也可以做，只是他走到门口却不敢进去，“真的要找工作吗？”他脑子里突然冒出这个问题。不找工作怎么办？他临走时已经决定不上学了，可真要找工作时却开始犹豫起来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此辍学。因为他有很的抱负，而这抱负目前为止，除了上学，再也找不出别的可以实现的办法，然而他的学习——糟透了。于是他又没了目标，就这样漫



无目的地走在寒冷却很热闹的大街上。

由于走的太突然,出来时也没带表,沈雨杰拿起路边的公用电话看了看,已经八点了。只带了一百块钱,如果住旅馆少说也要三十元,明天怎么办?后天怎么办?先找个地方住一晚上再说,不想干就溜。想到这里,雨杰看了看旁边电线杆上贴的一个招聘广告。

沈雨杰拨通了电话,是个男的接的。

“请问您这招工是吧?”沈雨杰很客气的问。

“对,你要找工作”

“是啊,不知道您这都有什么工作,您能给我说说吗?”

“你要做什么呀?保安?”

“不行不行,保安我可干不了,别的呢?”

“服务生?”

“服务生?好,就服务生吧?”

“你不是河南人吧?”

“不是不是,我是怀柔的,知道吧?干嘛要问我是不是河南人?”

“没什么,我们不招河南人”。

“那我现在过去,我在六里桥,你告诉我怎么走?”

“明天再来”

“我没钱了,没地方住”

“69路,肖家河下车”

“你们俱乐部叫什么名字?”

“你怎么这么罗嗦”

坐在车上,沈雨杰总觉得有些不对劲,但也说不出哪里不对劲,向车外望了望,就更觉得不对劲了,那个什么俱乐部怎么会在这么偏僻的地方?北京怎么会有这个偏僻的地方?连很矮的楼房都看不到,就是农村吗!

半个多小时后终于到了肖家河站,沈雨杰向车外望了望就不想下车了,可又不知道这趟车的终点站会不会离市区更远。最终他还是下了车,他看到电话里那人说的超市,那哪里是超市,简直一小卖部。向四周看了看,怎么也找不出一个像样的建



那天不再回家

筑。沈雨杰进了一家小卖部打了电话，很快就看到从马路对面的黑暗处走出一个人来，男的，头发很长，那人手插着兜走到雨杰跟前。

“你是？”

“我是。”

“跟我走吧”

沈雨杰这次真的有些害怕了，可两条腿却不听使唤的跟着那人往前走。他不停扭着脑袋四处看，却什么也看不到，是条胡同。



一间很小的屋子，一个沙发，一张桌子，桌子上放着一部电话，是花生形状的，雨杰想，刚才打通的可能就是这部电话。屋子里什么取暖的东西都没有，但却不是很冷，烟味儿很浓。一个二十来岁的人用五根手指，手心朝上指着坐在沙发上一个也很年轻的人说：“这是我们的刘经理。”雨杰像电视里演的那样，掏出烟，鞠了一躬，“刘经理您抽烟。”聊了两句后，不知为什么沈雨杰不再害怕了，因为他突然觉得这帮人很幼稚，尤其是这位刘经理，极想装出一副经理的样子，却越装越不像。可能因为雨杰见过的真正的经理太多了，可能因为沈雨杰的父亲就是一位不小的经理。

“你考虑好了吗？”

“您能跟我讲讲我具体做什么吗？”其实沈雨杰心里已经预感到，他们所谓的服务生就是“鸭”所谓的“鸭”大家都应该明白，是相对于“鸡”来说的。

“我想你应该明白，我就不用多说了，如果你决定了，就填一下这张表吧。那个，你有呼机吗？”



“没有”

“手机？”

“没有”

“你填吧”

雨杰不知道他问这些干什么，可能是要勒索吧。接过表雨杰就填了起来。

姓名：李少鹏 性别：男子 民族：汉 出生年月日：1982 年 7 月

那天不再回家



5 日家庭住址：北京市怀柔县家庭电话：86784722 身份证号码：忘记了。

经理签字：刘春来那位刘经理拿过表看了看问道“你没身份证怎么办？”

“我明天让朋友给我捎过来。”

此时雨杰心里更觉得可笑，当鸭也要分民族吗？不会回民鸭出去卖的时候就会有照顾吧？真是可笑，李少鹏知道了非扁死我不可。

“好，你先交 80 块钱的报名费”

这次雨杰不知道是不是还觉得可笑，“我为了生活而去当鸭，然后报名，然后交报名费，不知道发不发工作证，退休后有没养老金。”想到这里，雨杰真的有些后悔了，居然要被这帮幼稚的家伙骗走八十块钱，这简直比住旅馆还贵。

“刘经理，我出来时没带多少钱，现在就有五十块钱了，要不明天我凑足了再上您这来报到？”

“这怎么行，这表上头发下来是有数量的，上头要按表和我们收钱。”

“刘经理，我真没这么多钱，明天我凑足后一定给您带来。”雨杰心里明白，他们就是要骗点钱花，说什么明天，纯粹是白费。这时一个女的走了近来。

“我靠！干嘛呢？开会？呦！小帅哥你哪的呀？”

雨杰装出一副很局促很腼腆的样子“啊，我怀柔的。”

“我也是怀柔的！你怀柔哪的？”

雨杰胡乱地和那女人说着。其实不应该说她是女人，只能算是个女孩。然而如果用另外一种说法，失去处女之身的女孩便是女人了。可是她真的一点也不像鸡，倒像一个学生。自然是那种整天无所事事，到处游荡的小太妹型。就连她的身材也极不像鸡，因为她平胸，或许她真的不是鸡。

“我这就只有五十块钱了，今天晚上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”

没办法，他们人多，雨杰走出来的时候，那个长头发仍跟在他后面。出了胡同，正好一辆公交车驶过来，雨杰回头对那人说：“你是外地人吧？这地方很好找，我家住石景山，离这不



那天不再回家

远。”说完雨杰赶紧跳上公共汽车。

“那人一定很害怕，他知道我是本地人，而且离他们的‘俱乐部’很近，最重要的是我记住了他们的地址。”雨杰暗自得意，突然心又一下子沉了下来，五十块钱那！还剩三十多，他今天真的要路宿街头了。

3

沈雨杰在公主坟下的车，远远地看到城乡贸易中心，就朝那走去。商场前的车已没有几辆了。他坐在一块草坪的长椅上，不知今夜该怎么过，今后的生活该怎么过。马路上过往的车辆仍是那么多，也不知道他们都在忙些什么。沈雨杰很喜欢这种陌生的感觉，他并不很熟悉北京这座城市。

雨杰摸了摸鼻子和耳朵，很凉，但身上却没觉得冷。第三棵烟已经点着了，看着那小小的亮点，每吸一口都觉得说不出的舒服。他很难想象如果有天没了烟，是否还活的下去，就像李寻欢，是无法离开酒的，然而他心中的苦闷再多的酒也浇不灭，就像他冰冷的心，再多的烟也温不暖。

草坪上不止沈雨杰一个人，不远处的树底下一个人影总是晃来晃去，过了一会那人便蹲了下去，然后不知在挖什么。雨杰脑子里涌现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，“埋的是钱，抢来的或者是偷来的。”他从侧面慢慢转过去，希望那人埋好后就走，然后他去挖那些钱。他心里很兴奋，然而当他借助灯光看清那人以后，便有些失望了，是个捡破烂的。

“嗨！你晚上就在这睡觉？”

“你说话呀？你是哪的？大过年的也不回家？”

“你怎么不说话？嗨！我不是坏人，跟我聊会吧，我离家出走了。”

“你是哪的？”那人终于开了口。

“我是石景山的，离这不远，和家人吵架了，然后就出来



了。”

“你别骗我了，你是东北的，出来混不容易，要是做生意陪了就和我说。”

“什么他妈东北的，我是北京人，我说话有东北味儿？”

“你就是东北的，你不用骗我。”

沈雨杰有点急，想起书包里还有几张期末考试的卷子，就拿出来指着卷头说：“你看，师大附中，我就在这上学！”

那人终于相信雨杰是北京人了。雨杰掏出烟给他抽，让了半天他也不要，自己就点上了。那人是张家口的人，他说他在这块草坪上已经住了半年多。看他年纪也就四十出头，雨杰就恨这种人，身强力壮的不去打工挣钱，却要乞讨。这人虽不是乞丐，但也差不到哪去。那人说他的生活有多不容易，还说雨杰是个不孝之子，雨杰有些生气就顶了他几句“你说你，身强力壮的，找份像样的工作不比捡破烂强！你真是够懒的。”

“唉！你不知道！你知道我刚才在埋什么吗？屎！我拉的屎”。

雨杰噌地站起来要走。

“我要是能干活早去干了，唉！家也不能回，我是真想回去看看那，可我得了肝炎……”

雨杰没等他说完，撒腿就跑。以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他都害怕自己是不是被传染上了肝炎，幸好很长时间后他还活着，尽管活得很无聊。

然后他坐上了地铁，是最后一班，在前门站下的车，或许也可以在别的地方下。经过人民大会堂时，有一辆警车停在那。雨杰将两只手放在兜里，然后装出一副很像城里人的样子走了过去。他很怕那些警察会检查他的身份证，又或是将他当成法轮功自焚者给拘起来，但终于还是走过去了。然后他又遇到好几班警察，其实是卫兵。军和警本来是有区别的，但在沈雨杰眼里他们都一样，都带枪。直到过了中南海，他悬着的一颗心才落下来。

不知不觉已经到了西单，他没有停，继续向前走。他穿的是军警靴，而且还汗脚，他能感觉到鞋里已经很湿了，就像灌了水



那天不再回家

一样,但却很热,只要不停下来就不会冷。然后他走到了复兴门,他不停的左右看着,希望能有个暖和的地方可以坐下来歇会。然后一直走着,一直看着,一直找着,可在这马路上怎么会有那样的地方呢?

最终他还是在路边的长椅上坐了下来,两条腿软软地放在地上,很舒服,但很快寒冷便充满了他的全身。他有些后悔从家里出来,后来又后悔没留在肖家河当鸭,如果现在能有一个可以用热水洗脚还有床睡觉的地方,他愿意去做任何事情。他终于明白,为什么会有人论落成小偷,妓女,抢劫犯。但沈雨杰绝不会去做那种事,就算死也不会。他有这个自信,但代价四处流浪。不过他很喜欢流浪。

不管怎么说这一夜还是过去了,就这样不停的走,走的脚上起了泡,然后坐在地下通道里歇会,冷的厉害了再起来走,脚疼的厉害了就用脚后跟走,烟抽完了就从垃圾箱里练个烟屁。当凌晨五点的时候,地铁门终于开了。他笑了,很开心的笑,就像个小孩子,他用脚心踩着台阶的沿走进地铁站,然后躺在车厢里的长椅上睡着了……

寒假结束了,在人们还沉浸在春节的欢乐中时,高三的学生已经开始补课了。沈雨杰最终还是回了家,他这人很要面子,如果不是他爸求他,他会真的就此退学,就此流浪,或许他很虚伪吧。

4

又是一所新学校,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,然而这对沈雨杰来说,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可言。他已经转过很多次学了,从小学开始就不停的转,所以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很强。他总认为自己很成熟,因为很小他就离开父母去了外地上学。

记得他去外地的那天是个雾天,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,他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那座小镇,消失有浓浓的雾中。他很希望走



的时候,能看到邻居小静站在阳台上目送他离开。可是没有,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走,连晓静也不知道。

回想起初中三年的生活,沈雨杰总会笑着说“充实”,那是地狱般的生活。那是所私立学校,离北京有三百多公里远。现在回想起来还能清楚地浮现在他脑海里的人只有三个,文娟,校长和校长的女儿。文娟是他暗恋时间最长的女生,每当想起文娟,雨杰都会感慨万千。在离开那所学校后很长一段时间里,雨杰都认为文娟会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天使。他一直都相信一见钟情,直到离开那所学校以后。

那是开学的第一天晚自习,还没有排座位。沈雨杰和刚认识的小朱拣了后排的两个位子坐下。班里很热,是那种很难受很令人心烦的闷热,身上感觉像涂了层胶水。然后他就发现了文娟,一个让人看了就有一种清爽感的女孩。她上身穿了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,瘦瘦的,皮肤很白,头发也是短短的。然后雨杰就偷偷地注视着她,两节晚自习就这样过去了。

其实雨杰暗恋文娟并不是从那节晚自习开始的,但他预感到文娟将会使他的生活有所改变。

那也是一节晚自习上,英语老师正给他们讲题,但也可以不讲,那本是自习课。这位英语老师以前当过翻译,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,听说文革时期受过迫害,精神上好像有些问题,但这并不影响他讲课,只是让他来教中学有些浪费人才。然后校长就进来了。老头看见校长后脸色变了一下,显得有些惶恐,紧接着就发生了令雨杰意想不到的事情。

“你怎么还在这?还不快去初三!”校长黑着脸吼道。

“哦,我马上去”说着英语老头赶紧收拾讲桌上的书。

“马上!你还马后呢!”

老头什么话也没说,一边点头一边退出教室。雨杰有些不适应这种局面,老头是上了年纪的人,就算校长也不能这样和他讲话呀!但后来雨杰就不奇怪这种事情了,因为在以后的日子里,这种事情时有发生。这可能就是私立学校和国办中学不一样的地方吧。下课后雨杰就和海丽,文娟议论起这件事情来。

“吕老师挺可怜的啊?”雨杰用征求意见的口气对海丽、文



那天不再回家

娟说。

“是挺可怜的。”文娟也这样认为。

“这有什么可怜的，校长比他岁数大。”

也许是因为这句话吧，雨杰便开始喜欢文娟，他本来觉得海丽也很好的。

雨杰学习很用功，因为文娟学习很用功。每次考试，文娟考第一，雨杰和海丽轮流第二。这样的日子使雨杰觉得很幸福，很充实，虽然直到文娟离开这所学校，雨杰也没向她表白自己对她的爱慕。

这样的日子使雨杰很快便忘记了想家，但第一次放假，他还是兴奋的一夜没睡，头天晚上就把东西全都收拾好了。上完两节课后，他以最快的速度冲出了教室。从他们学校回北京要换两次车，给家打通电话问了问父亲如何坐车，他就背着书包跑出了学校。

一上车沈雨杰就迫不及待地拆开新买的一盒红塔山。这一个多月里他只抽了三棵烟，他觉得很了不起，居然能控制住自己。其实并非他自制能力强，而是学校面积太小了，管的也太严了。他本可以借此机会把烟戒掉，但最终还是没戒，因为他觉得抽烟是一种享受，精神上的。他认为吸烟除有害身体外，其他都是有益的。

到涿州的时候，雨杰觉得有些无聊，就递给了邻座一根烟。那人接过去两人就交谈起来。那人是定兴的，说话时常不小心漏出几句方言。此人很善谈，雨杰说自己的父亲是做生意的，那人说他十四岁就出来打工，自己养活自己，混到现在有多不容易，吃过多少苦，受过多少委屈。他和雨杰说社会有多险恶，还教雨杰进入社会前要做的准备，进入社会后要注意的事项。雨杰说爷爷去新疆出差了，他便说他已经走遍了半个中国。雨杰说自己在学校打架很牛X，兄弟们都听他的。那人紧接着抢道，“唉！后悔呀！当初要不是为了兄弟把一个痞子捅了十几刀，到现在我也早考上大学了，忒讲义气了也不是什么好事。”

快到良乡的时候，那人说雨杰人不赖，要和他交个朋友，就



翻腾起自己的书包找通讯录,但没找到。

“你那有纸吗?咱们交换一个地址以后联系,我要在前面下车了。”

雨杰从本子上撕下两张纸,递给那人一张,两人便互留了地址。

“快写,我要下车了”

雨杰将纸放在书包里写了很长时间才拿出来,然后叠了好几层才递给那人。那人没来得及看就跳下了车。然后车又继续向前行驶。

雨杰看了看那人留的纸条,上面写着那人的姓名地址和电话。那人叫赵红果,雨杰这才觉得那人不仅人傻X,连名字也如此傻X,“红果”。车又停了下来,有人上车,雨杰向后看了看,赵红果没有追来,这才放心,回过头来就开始乐,猫着腰捂着肚子乐。原来雨杰写的是“你真够傻X的,还想和我交朋友,交你妈去吧!”他越想越控制不住笑,一扭头发现旁边已坐了一位小姐,很漂亮,穿的也很时髦。让雨杰一看,小姐有些不好意思,用一种不解的目光看着雨杰,似乎说“我怎么了?你笑什么?”雨杰却说了话:“没事,我不是笑你呢,没事。”那小姐说了句“有病”便把头扭向一边。

四天的假期很快就过去了,沈雨杰一眼书也没看。沈父听他说现在学习很不错,也就没说什么。雨杰很少和父母撒谎,就算真的撒谎,沈父也能看出来,所以雨杰有什么事除非隐瞒不说,说就说实话,但大部分事情他是不会和父母交流的。

沈雨杰的父亲以前是位中学教师,教学没出多大成绩,对做生意倒是有很深的造诣。那时候教师的工资都很低,尤其是乡中,更是少得可怜。一家三口住在沈父的一间宿舍里,每月靠沈父的二百九十元工资过活,生活应该很是清贫。但沈父是个精明能干又能吃苦耐劳的人,尤其在做生意方面,更显示了他的智慧。每年的寒暑假他都不会闲着,不是收山货,就是贩牛羊,而且很少有赔钱的时候。就这样,除了学校发的工资,每年他还可以额外赚到几千块钱。后来沈父通过走后门办了一个准生证,沈母又给雨杰生了一个小妹妹,四口人住一间房子就有些窄了,可偏



那天不再回家

偏学校的后勤主任和沈父不合，争取了半天，连半间房也没多分，自己盖房还真盖不起。一气之下，沈父就真的和学校签两年合同出去做生意了。

沈雨杰一直都很佩服父亲，觉得他真的是很有魄力，很能吃苦。每次和别人聊天谈到父亲时，雨杰都会将其描述成为一个传奇人物。但佩服归佩服，雨杰并不很喜欢和父亲在一起，每次不是骂便是打，而且沈父有个毛病，就是越打火气越大，越大打得越狠。但雨杰好像从来没告过饶，打死也不告饶，最后不是雨杰离家出走，便是父子两人几星期不说话。

雨杰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镇政府准备建一个农贸市场，沈父便从那买下了一块地。政府规定在那投资建房的必须建两层以上，于是雨杰每天都会到他家那块地转上一圈，脑子里想象着楼房的样子，心里一阵阵的激动。终于等到破土动工那天，雨杰的嘴一整天都没闲着，差不多他们学校所有人都知道他家要盖楼房了。放学后他直奔工地，地基的槽已经挖出来了，他就绕着那块地转来转去，心里美的不知怎么着好。

雨杰每天都会去工地转一圈，但后来心里有些难过就不再去了。因为每次他去，看到的都是那早已打好的地基。又过了很长时间，他又不自觉地骑车去了工地，然后远远看见有几辆大卡停在他家的地基前。他用力蹬着车，到跟前把自行车往地上一扔，就向卡车跑去。

“闪开，砸着你！”一个小伙子朝雨杰喊。

“我帮你们卸？”

“没听见让你闪开，砸着你怎么办？”

雨杰心里仍是很美。

从那天起，工地上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，钢筋水泥堆了一地。沈父找来一个看摊的，但没多长时间雨杰就自作主张把他辞了，然后又自作主张把自己的被褥搬到了工地。他这一住就是两年。

每天都会有一个帮孩子和雨杰就伴。在那看摊的还有两个孩子，王涛和小虎。严格说应该是王涛和小虎的爷爷看摊。

那段日子恐怕是雨杰到现在为止最开心，最幸福的日子了。